



呂新吾集

14
514
7

七



14
514
7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卷之七

寧陵呂

坤叔簡甫著

孫男慎多

重刊

慎高

授梓

姪孫

聲淵

振

詮次

姪曾孫紹楨

訂正

姪曾孫前庚

外曾孫魯楨

較閱

曾孫塔蔡之琪

曾孫

應菊藏板

卷之七

雜文類下

叔簡箴 有序

簡者造物之初至道之歸萬物之命萬事之府舜得之以御下老子得之以養身其態為沉默其體為安重渾渾淪淪變化出焉淵淵潛潛天地函焉茲天下之妙境而至人之獨詣也易曰坤以簡能余始字順叔既病余擾而改字叔簡乃作箴

心簡思思簡妄是曰意簡言簡發發簡繁是曰語簡身簡動動簡操維是曰事簡見簡好好簡廢是曰欲簡簡所當簡不當簡是曰知務之簡

擴那淺狹底心定那浮躁底心降那驕傲底心止那貪求底心

身箴四

思沒多施了底話沒少說了底事沒錯忍了底心沒過慎了底

仕箴一

植節槩於兩間流仁恩於萬姓委榮華於中路貽清白於後昆是謂仕途四美君子務之

仕箴二

負盛氣以陵人借貴交以復怨受私賂以謁事滅公

道以營家是謂宦門四孽子孫受之

仕箴三

民饑而我梁肉如茹荼毒民寒而我褐襲如披荆棘
民愁而我歌拍如聞啾啾民勞而我安閑如在痾瘵
既云父母與兒女同甘苦若痛癢不相聞此何異於
路人

仕箴四

強者橫行弱者吞聲衆者群怒孤者閉戶巧者多機
愚者受欺富勢者通情賄則貧賤者喪氣乃知有司
圓軟寬柔善良之憂天若無雷霆霜雪萬物不榮不

結

洗心藏密箴有序

洗心藏密南臯子事心之旨也頃與南臯促膝堂署
南臯言靜修之學余謂畏溺循江澗不如入水學沒
人箴中入景磨鍊則其工夫擺脫則其效驗不然是
爲琉璃觴矣人有得琉璃觴者瑩徹欲無滌而藏之
韜以十襲一日酌鬱鬯以享宗祜失手而碎夫器也
不良於用安所貴密藏哉余既爲南臯箴矣又爲之
訣曰無欲故靜不息則久莫藏於無而藏於有
有美一人絳服朱幘江漢爲浴如玉斯潔端委法宮

三仙
三
閬然對越予予無徒役使六合萬里徂征願指帷幄
時御明堂以朝四岳怒濤蕩舟疾雷破屋虎豹環身
翻脛滿目如在芳園對我骨肉一解

百冗紛拏萬感動動不一切罷不一切忙彼我無苦
各歸其鄉二解

空山燭夜獨往獨來西施南威偃肩坐懷相看相語
枯木寒灰三解

艷日紛華駭心奇異簇擁千人奔走一世如彼瓦礫
何取何棄四解

軒冕文繡九錫三遷忽升彼天忽墜彼淵敝蹤弁髦

吾何有焉五解

投之滓泥被之污穢乞丐爲群鄙瑣狂悖如入芝室

與聖賢對六解

譽我孔顏毀我蹻蹻有味咨悅無端橫逆哀哉汝勞

我心如石七解

僕痛馬憊日暮途長雷雨暴作四無環墻如在吾廬

而卧匡牀八解

方寸非密萬里非疎治亂日亂洗汚以汚幽室萌芽

霜日則枯市金不攫積玉難防寄諸天下不存不亾

是日至密是日真藏穆穆吾容綿綿吾氣突窅丹穴

一粒天地隱顯何殊通乎寤寐萬古惺惺還我真諦
像箴 自題
形者天粗心者天精六聖之所不傳者相貌而與天
壤俱敝者性靈此之不朽是謂真神不假毫端不恃
子孫不須目覩親炙而萬世想見其爲人躋跖之容
不傳爲幸卽其行碌碌無聞留此土苴安用旣錄爾
相繫之訓辭無使有知者遺身後辱而無知者愧之

公署箴

天厚我生於我何私斯世斯民悉以付之世道人心
狂瀾頽屢付我挽回付我支架民生憔悴愁苦困窮

付我生養付我輯寧濟世安民本吾性分况受君托
俾之克盡養以俸薪榮以爵位豈以文章令我富貴
我自黠檢稱塞幾何食浮於功一飯爲多如何入官
此心遂縱志得意驕惟知尊重旌旗鼓吹數里揚塵
奔走百司饑困于人筵設庭陳綺靡豐潔但恨弗精
寧憐膏血心不念民口不談政養交市恩論資計俸
饑者汝饑寒者汝寒爾自爾民我自我官職業伊何
簿書有吏人品伊何此心難昧官豈不顯家豈不羸
國民兩負肥得此躬以智以力猶足自全天鑒有赫
子孫可憐我言惟激我心更切慇懃吾黨慎無樂孽

振揚風紀

皇矣上帝生此烝民無計舉安乃作之君獨理難周
張官置吏布之寰區期於博濟吏也無良良富貴是圖
知有身家罔念一夫巧恣漁奪蔽逞淫暴閭閻愁嘆
莫敢控告濫訟淹獄惟此懦庸豺狼徧野狐鼠盈庭
昏惰者流附於安靜萬姓死生渾如醉夢謂安民故
建此多官官滿天下民益弗安載設藩臬糾察師帥
今也顧思一崇寬大哀哉蒼生何以自存明王震怒
爰命憲臣衣以豕繡俾之持斧凜凜風霜惟惡是去
根莠芊芊豈不可憐長之養之賊我良田豪右落魄

貪殘屏跡山河搖動乃云稱職避今日怨樹他日恩
興此一念天日監臨有赫臺察長厚是尚激濁肅察
又復誰望我冠我裳獨異朝紳振揚風紀所願同人

墨箴

其身可磨其色弗變君子臨義不更其面

硯池箴

涵濡文墨傳習聖賢深三分而廣才容歲歲滴清泉
挽滄溟而注之小子何有焉

銘

官扇銘

去偽齋文集
民害如暑民利如風爾職如扇爾除爾興無日勿蔽
有風勿扇與利除害惟民之便

抹布銘

豈不彼潔而忘自污枉道徇人君子之辱

文房三友銘

筆銳而柔作事之師堅貞方正惟硯則斯渾厚墨卿
藏垢于緇嗟夫余皆昧此實有媿于三子

鏡銘 五首

魁魑迺形靄真御府照我肝膈千秋萬古
爾空爾明爾公爾誠子弗爾同子媿爾容

寂而常照照而常寂鑑已鑑人凝然默識
鏡黃面黃鏡白面白惟汝青銅還我本色
子識子面不照予心予心如子何生何死

藥厨警語

父母卧病欲起無策方藥滿几靡所決擇竟令危迫
是日不孝故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身外之物旦夜營營付七尺於庸醫爾補爾攻聽爾
死生是日不智故愛身者不可不知醫

氣運流毒貧愚可矜我方我藥能令回生而莫肯行
是日不仁故濟人者不可不知醫

萬般術藝惟醫最良弗精弗慎病由汝亾陰譴汝償
是日作孽故學醫者不可不知醫

圖書匣銘

韞積而藏者卿耶不言而信者誠耶不可磨滅者名
耶

界尺銘

剛正之德直方之性整齊萬物化裁羣動廉而不割
爲而不令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木器銘

勿作無益有用是務木惟堅則久漆以厚而固方圓

曲直各有所象惟事老成勿從俗尚乃若金朱輝煌
雕刻纖細財力用殫物反易敝是以貧民生死之資
而棄之無用之地是人也必有天裁用銘于器以警
不才

几席銘 有序

案衣幃於公案坐褥施於公座以示等威士庶用之
僭也以絹紵以繡以金僭而奢也世道至此豈能挽
回吾以布爲之紀籩豆數而系之銘

帝王入簋公侯四飯兔首瓠葉君子酬獻今人燕賓
方丈崇尺至愛真情豈恃酒食以飯過三餐誰有餘腹

座褥銘

堂有嘉賓座無俗話不言性命身心則言家國天下士君子口當出好言非法不道思昔聖賢

藥刀銘

本無而有惟君去之本有而虧惟君補之去而益增其奈去何補而益虧其奈補何汝勿棄予予惟汝從為予切磋以底予寧

貪字解

古今字文歸六書而六書是正後世率祖說文要之

說文詳矣然亦有無謂者夫字多一體而兩義故六書之諧聲者十七何者點畫之初先奇後耦故有兩字合無一字分者如口從某某聲兩字合而畫繁則各分其半以合口從某某省聲從某有五象形會意轉注假借指事是已某聲惟一日諧聲是已說文之訓貪曰從貝今聲今與貪聲不類甚矣而今貝為貪於六書奚取焉愚意當云從貝合省聲貪合音近既諧聲矣古者人死則含貝以實口夫死矣不復食矣是可以已矣而猶含貝非貪而何此謂會意聖人之字貪其疾世也嚴矣其謝廉也精矣許氏昧焉愚不

得不辨

押字解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押之設以防僞也乃于取中庸三語示效法也上一畫細而長輕清象天也下向如偃月遶遶高懸高明所以覆物也右短左長天缺西北也中間享一成字物字連下一畫悠久二字寓焉牛邊有成字有悠字左畔勿腹有久字有悠字右畔下一畫如挽心而悠字成矣下一畫欲粗而長博厚之狀也如舟載物之義也右高左下地勢西北高厚東南低薄也刃挾

如篙者太一也冬不帶水者凍舟也其人夏瘦冬肥衣之厚薄也其墨有單有重有雙重濃淡自別也成以一筆更無斷續斷續非吾筆也昔人之辨僞有二云有假文無假印有假印無假押人以爲押不可假吾押更不可假有獨知之契也

虞廷十六字解

道在吾心其大無涯博之而橫四海道之而塞天地放之而彌六合微乎不微乎且道心人心孰重孰輕孰尊孰卑舜先人心而後道心得無立言之未精乎世儒之說曰人性本善厥賦惟均無聖無愚安有兩

心若然則盈天地間皆堯舜也性焉安焉所由性天
從容中道舉世皆然曲禮三千無庸立教之遺焉五
刑三千徒多禁制之煩苛千官可以無設五兵可以
不試固知聖人之苦心蔽蔽然非爲道心增斷營皆
爲人心設隄防也蓋人心道心勢無兩大道心本不
微也人心惟危故道心惟微使天之生人也皆道心
而無人心則橫四海塞天地彌六合皆是物也而何
微之與有危古名字從人在山上登高而據險也當
此豪雄猖獗之人心無論無中可執道心且瞻朧明
滅不絕如綫矣堯獨憂之而命舜曰允執厥中堯蓋

無侯精一而從容中道所以戒舜者喫緊惟此四字
舜之三言豈復有加於堯哉曰危微推失中之故也
曰精一詳得中之功也既得之故執之今夫離砂無
金然砂粗而金精不披砂何以見金離石無玉然石
惡而玉美不去石不能得玉道心雜於人心之中也
似之精之二云者分道心人心而二之也初見人欲中
人欲漸見人欲中天理又漸見天理又漸見天理中
人欲又漸見天理中天理則精乎其精矣然天理人
欲同行異情道心人心本同一貫離人心何以見道
無人心何以爲道後來如佛老每離人心覓道心故

耗情去智出世離倫聖人不外人情求天理故以人
沿人因物付物一之云者合人心道心而同之也元
氣賴穀氣以存無穀氣則無元氣母令傷食而已火
傳薪而有無薪則無火母令生煙而已理乘氣爲有
無氣散則理還太虛母令害道而已耳目口鼻之欲
皆人心也皆氣也聖人亦人耳詎能滅人心而去之
乎同人心之欲惡緣人情爲禮法故聖人不遠人以
爲道不已甚以矯俗知人心不可無務道心合而爲
一化而爲道耳精以分之則人心無權一以合之則
人心爲用故曰仁人心也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

也此之謂中曰精曰一皆擇中之術也曰執曰允執
則拳拳服膺時時在念食息起居無間呼吸生死與
依皆執中之功也虞廷千古傳心惟此中之一字後
世千聖接脈只守此中之一字何必紛紛然各立門
戶牽合附會求新於二帝哉朱子解一云守其本心
之正而弗離又爲允執厥中架屋上之屋或云惟一
允執厥中又斷聖人之成語矣或云精到那一處是
精猶未精至一而始精皆鑿說也許曰一氏專醫道
心去人心絕百欲爲無欲其失中也遠二帝以道心
攝人心化有欲爲無欲其立中也極正是吾儒與異

端分別處色人心也而詩取夫婦之相思則榮啓與
非中矣財人心也而孔子孟受道義之餽則陳仲子非
中矣富貴人心也而聖人取道得之富貴則箕穎非
中矣凡不近人心者非道心也非道心則非中也故
不精則人心混道心不一則道心雜人心離人心則
遠人以爲道矣中庸一書十六字註腳也

觀日解

日觀峰在泰嶺之東百武相傳雞鳴時日初賓於囑
夷升於扶桑黃光灼灼紫氣氤氳滄溟映千里之波
丹霞鋪半天之錦鎔人在冶寶鏡新磨斯天下奇觀

也余覽傳記而多寐思之無由見萬曆丁亥叨守東
藩且爲岱嶽司會使喜不自在既至三登三宿焉比
曉輒雲霧葱鬱起甚恨之此中人云觀日有三遇正
月無雨海暈不升一遇暮秋氣爽新霽無塵二遇仲
冬雪後曉絕雲縹三遇茲三遇歲無數日焉小人樵
人也每晴明則見一作今老矣寔習見云余喜曰何狀
曰公見落日乎曰見曰公既視之矣又何狀焉余舍
然曰傳欺我耶已而曰樵人何知樵人肉眼耳樵人
何知欲信宿以待而嵐氣又蒸蒸作障矣迺還是歲
九月也越十一日余復以役車至岱下再登焉時大

雪新晴山風刺骨與人至五鼓皆僵噤不可起強起
之相將至峰下初以海底紅發光漸漸起意必有異狀
日不瞬凝視之小焉日出若鏡蓋大如午日而不射
日亦如落日而不帶霞則樵人所不能狀云是行也
余感寒數日幾不起乃知好事者謬爲神奇以詭人
後之人知不如所聞而耻見說復爲是夸張以詭後
人也夫旭日人見之矣夫初出幾何遽神奇若彼
哉因語田水部竹山笑焉竹山曰余蓋遊蘭亭矣所
謂曲水者是令人羞前有假蘭亭修渠引水稍爲石
軍雪恥不則千古一屢談耳嗟夫名下多虛萬事盡

然志郡邑者皆入景詠入景者皆神奇皆詭也天地
不爲駭異而創見者駭異之總彙豈不燕石耳余恐
後之登臨者爲傳聞所訛也以蹈余悔作觀日解

息盈虛天行也

順而止之禦小人之道也不止則逼不順而止之則激觀象者察言色動靜觀其必至之勢也君子知陽之日消日虛陰之日息日盈乃天行之自然不可強犯以取敗故順而止之於陰則消其息於陽則盈其虛所尚如此乃順天以行而默寓扶抑之意也孟子云順天者存無道之天不可不順也

象曰山附於地剝君子以厚下安宅

山剛地柔山重地虛地陷則山崩故地必使厚

而山乃可安故曰本固邦寧

初六剝床以足蔑貞凶象曰剝床以足滅下也

貞正而固也不指九言初六剝床以足其進不止於足也若貞而不進何凶之有蔑貞而前進不止則凶矣故聖人戒之曰蔑貞何損於九正以蔑下耳何凶如之

六二剝床以辨蔑貞凶象曰剝床以辨未有與也

六二剝床及辨可憂矣故以蔑貞戒之孔子曰汝何不貞而前進汝未有與耳蓋二應六五五以陰而居五之君位柔弱不剛雖隣於九而不

敢應二以剝九不足爲二之助雖前進何爲哉
徒取凶耳

六三剝之無咎象曰剝之無咎失上下也

六三無咎言上九之無咎爲九幸也二與上爲
正應對頭又攜下之二陰擁上之二陰咎莫大
焉孔子曰六三何以無咎於上九哉二居五陰
之中獨與九應上下四陰皆疑之矣彼同人而
離心何咎於我哉朱傳誤矣

六四剝床以膚凶象曰剝床以膚切近災也

剝至以膚無救性矣何也六四揆下二陰以盛

其黨借上陰以引兵逼近上九之膚矣其事
急其情迫將安避之必不利於我矣然曰切曰
近猶未災及其躬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無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無尤
也

小人衆而君子獨小人盛而君子衰勝之不能
避之不得絕之不敢惟有收之而已六五君臣
又在床之君也五陰宮人皆床下之人也上九
則次第而寵幸之如魚之在貫分變均應不共
好於一人彼五陰者雖懷不利之心因感貫魚

之德無復不利之事矣孔子曰終無尤言始若
可尤而終無尤矣昔人云獨坐窮山放虎自衛
虎何忍食之此順而止之道也若逆而却之
如何是好然以宮人寵之也不曾倒了門商失
了禮體此處群小之妙術所謂棄命從殺者君
子妙用全在此爻下手工夫言不能盡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與
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剝到上九畢竟陰盡而變為坤碩果何嘗不食

然一陽之脉根抵於五陰之際有碩果不食留
種再生之象焉聖人不忍言一陽之盡且不欲
見六陰之全盛也而曰碩果不食一陽何盡之
有且此五陰也君子得之以為輿有乘載之利
焉此一陽也小人恃之以為廬有覆庇之休焉
徒費剝之之心用盡剝之之計終不能成剝之
之事矣故曰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復 ䷗
坤上 震下

剝陰也聖人裁之曰不利有攸往復陽也聖人
進之曰利有攸往其情大可見矣

復亨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纔元耳而遂曰亨聖人望君子之通如此其亟也

出一陽出於地入一陽入於天也當初出入之時陽極微弱而群陰朋來正盛於九天之上能無疾之乎疾則有咎故戒一陽曰無疾朋來則微弱得以保全而無咎矣小人衆而君子獨其自衛如此

道一陽所出之舊路也反回也陽今回來復由

自家舊路矣朱註仕而復來來而復往非也

七日來復陽自姤時日去不回至復則第七陽矣

彖曰復亨剛反

復之所以亨者陽剛反回也用是而知剛方正直乃植身之道柔巽陰伏非亨通之嚮故曰寧爲玉碎不爲瓦全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無疾朋來無咎

無疾朋來乃順行之道也泥中之藺蒼穢中之牟尼自不相染疾之何爲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無往不復天道循行之自然聖人養復則從容以俟天行聖人亨屯則撥亂以盡人事道固各有攸當耳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當剝坤之際陰盛陽衰不絕如綫衆人視天昏蒙君子視天倒置其心幾不可見矣至於復其見天地之心未嘗絕陽又知坤所以養陽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居不省方

動屬陽諸動耗陽陽自至日始生至二月始壯十一月微弱之甚也閉關以禁商旅之行不省方以息奔走之擾恐耗微陽之氣以是知平日之氣內不動七情外不觸六欲夜氣如何不長初九不遠復無祇悔元吉

初九始去於剝之上遠生於復之下六日之末七日之初其間不能以寸故曰不遠復凡過必悔而後改初九纔去便復到不得悔時而已復矣故曰無祇悔言莫大焉吾人之過過時不覺做後方悔悔而圖改則已遠矣悔恨莫及有誰

去偽齋文集 卷之七
趾真行述而不知悔有數悔力衰竟不能復而
甘心死亡者極重力微可為慟哭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修芟去也芟去在我之本無以復我之固有修
身莫妙於不遠之復董子所謂去惡於將萌起
善於微眇是已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復一陽生天地之仁也二
居下之上大臣之位也近於九而能下之其為
復也豈不美乎世有仁在上而不能法仁在同

人而不能友者况肯下乎長敖遂非如之何能
復

六三頻復厲無咎

曰頻復必頻失矣故厲也失而頻復終歸於悔
過者故無咎

象曰頻復之厲義無咎也

義主於斷惟顏子不一過中人以下不啻頻矣
所以然者非見過不明柔不能斷也若奮然果
斷以義自裁則不頻矣何咎之有凡柔懦之夫
無立志故習非益卦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

遷有過則改風雷天地之義氣也不能改遷只當責志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初九爲陽君子道長也六四居五陰之中下二陰以推之上二陰以挽之譬之五人爲伴勢不能以不前情不忍以獨背誰能獨復乎四與初爲正應只見初之爲道也而從心甚濃只見四陰之非也而離心更切故獨復焉孔子曰以從道也雖違衆吾從道何害其爲違復之六爻惟此文爲最美亦惟此文爲最難士君子立身從

衆不能自異不惟徇人實從心之所欲而藉口曰人皆如是我何能矯之不知有見於遵之當從則挽四陰以從道固爲善與人同之仁卽不然而跳脫此身於流俗之中亦爲遺世獨立之勇嗟哉斯人所謂中立而不倚者吾黨思之余中年時常愛砥柱以爲捐天波浪千古不移心實師之晚年笑曰吾不師砥柱矣砥柱只踏得自家腳根定與世何益吾欲題狂瀾而西之卽力不能勢不能此念決不可少此卦不言言無咎者何也違衆遺俗未必吉而無咎然志在從

道則殺身舍生以之矣安問吉與咎哉

六五敦復象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

六二以陰居陰居下文之中得中道矣又下仁以成休美六五亦得中道與二爲應亦效之休復而益敦厚其復蓋以一之中考已之中相觀而善同復無過之地所謂師臣者帝一德咸有也何咎之有然陰居尊位僅能自考不能率群陰以成當陽之治故祇能無咎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青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於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與二爲正應二已頻復但不迷耳上六去初甚遠迷其復路莫知所之橫行直撞必凶之道也其凶何如凶于其身則有災青用以行則群陰無丈人之吉凶于而師終有大敗以六五之國君叛則凶于而國以其國君凶蓋至於十年之久勢窮理極亦不克行終有悔心必自復矣蓋數窮於九十年又從一起復之義也天道無往而不復之理聖人望人無往不欲其復之心况卦以復名竟以不復而止非作者有意也諸家皆言上六狂悖至十年之久我師竟不能

征討則無結局矣余經學竟能也征行也言上九
至十年竟不能行終隆服而復或王師撥亂反
正而復矣孔子曰上六之所以迷復而凶者何
也六五君道尚敦復而至上六乃迷而反之故凶
耳向使則君自滯何至於此

夫 

衆君子決一大小人

諸家解夬卦不鑒千古覆車而復走其敗轍令
人驚死愚惑以經文正之蓋經術所以經世務
讀易所以用此易若知諸家作用十人十敗百

人百敗以待小人猶不可而况上六權勢薰天
挾天子而據之上乎哉五陽之決小人以陰用
者也若以陽用如何了得如朱傳言明正其罪
而蓋誠以號呼其衆則與合力豈有濟事之理
乎徒自糞粉耳

夫揚于王庭乎號有厲告曰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揚于王庭小人得志顯據威靈於王者之庭也
若孚而任真實推赤之心號而章仗義執言之
口必有危厲不但公朝不當如此即明告自己邑
亦不利於即戎蓋幾事之密獨知猶嫌於疎妻

子猶懼其洩即戎之道豈利如此必何如而利
利有所往言在此道在彼聲在此實在彼方獲
其利耳攸往者自四九至九五漸進密其不動
聲色及至疾雷不掩耳此決小人之道
彖曰夬夬也剛決柔也而說決而和

健而說決而和此小人六字訣也正名其罪
號呼其衆相與合言說乎和乎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

何謂揚于王庭言一柔乘於九五之上耳經文
甚明諸家解不知其本耳

辨有厲其危乃光也

決小人而至於有厲可謂危矣何以故乃因其
堂堂正正信實號呼以光明行之故耳蓋五陽
不難於光而難於密故戒其光耳

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

自邑雖非外人然婦人之口可以出走雍姬是
已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管蔡是已告自邑
所尚在心乃自窮之術也即戎何利

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貴在自治難得五剛以漸而長必至於乾一柔

豈有不終之理今小戲云有老僧趕山一步緊一步象棋進卒將軍皆剛長乃終之義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祿卽德澤也在下受之則爲祿在上施之則爲德德澤貴施不貴居居如居積之居居德則非施祿是謂屯膏吝賞在上者積而無用則驕奢盈溢在下者望而弗獲則謫譴離散最爲上之所忌者渙王居意蓋如此

初九壯於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初九居極下之地懷疾惡之心負陽剛之性而

壯於前趾以往則厥足用傷不勝爲咎矣蓋敵人之道勝而後戰非戰而幸勝初九無勝算而勇往所謂暴虎馮河者安得不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二應九五得愬於君然亦不敢明目張膽故惕懼而號鳴莫夜之間如此如此密謀雖有上六之戎可勿憂恤矣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國家之事不告於君則自專自專者數明告於君則必洩必洩者數不敢不告不敢顯告得中

道矣蓋上六之惡亦九五所惡而不敢圖君臣
協謀戎何足憂乎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無
咎

九三與上六爲正應觀而相逢迴避不得若罪
于頄以示疾惡之意豈不有凶惟君子雖常存
夬夬欲決之心而不敢分毫露睽遠之意僻之
獨行遇雨在我雖不免沾濡之患在彼雖不忘
愠怒之心所謂健而說決而和者何咎之有孔
子遇陽貨聲叫聲應絕不露夬於面孟子遇王

驩終日無言不免壯頄之容獨行者五陽之中
獨三與六爲正應又如子見南子卽遇雨然若
有沾濡而愈近愈離又有不爲所濡之意情不
浹洽安得不愠無咎者旣免其濡又脫其凶此
最難題非大賢不能做不然剛則必取禍柔則
必取辱矣

象曰君子夬夬終無咎也

言君子夬夬非壯頄者何咎之有或以有愠作
四陽是五人者自相離心矣何以謀人

九四臀無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去爲齋文集

卷之七

三十九

兌爲羊九四居兌之初有臂之象焉離乾之類
下無所藉於三陽有臂無膚之象焉九五挽之
使前令夬上六有牽羊之象焉以勢言之九五
爲上六所劫權輕而四不能任以情言之下三
陽恐四離群黨六勢孤而不敢決當此之時其
處身也前進不可中止不可故其行次且如牽
羊然則可以無悔人有言也不聞不可遽信不
可聽之眈眈聞之默默此將決未決之時上下
鞅泊之際防乎其防慎之又慎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聽不明也

既已離於下勢未得於上無決之之藉故曰位
不當也聞言近於聰不信近於不明乃所以爲
明也若明則反不明矣

九五覓陸夬夬中行無咎

九五以剛中之德當人君之位爲衆陽之主有
決斷之權於小人也如覓陸然一搯兩斷何難
搯於決然九五乃夬之又夬不敢宣揚於外明
正其罪以行仍密其深沉不露之機而中行之
始得無咎其五王挾中宗夜斬二張之時乎故
無咎

象曰中行無咎中未光也

言中行者此中未肯光明以行之也

上六無號終有凶象曰無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當五陽之密謀已玩上六於鼓掌之上矣至此
一而召號聲罪以致其討六何說之辭而聖人不
忍也曰吾之所以待六者無遺智有餘勇矣無
事乎號自然有凶天網恢恢不漏矣故不盡法
以俟其自凶或服罪請死或悔禍自新亦聽之
矣孔子曰無號之凶終不可長上六必變而爲
乾豈有可長之理哉益去惡之道圖之於始萌

者易爲力圖之於極盛者難爲功當此之際疎
則禍及其身激則禍及其國孔子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傳中乎
號揚號無號是一意聲罪致討也乃光中道不
明未光是一意智深勇沉也必其處見健見矣
不可處用說用和至於餘有餘之方面不用尤
見聖人手段蓋神武不殺者有餘威兵戈不試
者有餘仁財用不費者有餘積養成其惡而廢
之兩有過矣故留不盡之法有餘體與其令小
人死而無悔不若令其生而含羞有餘惡不善

用者如五王之留二惡既為夫之罪人被誅當
官而殺及無鬚與貪功而殺降則亦夫之罪人
矣

婦女壯勿用取女

婦 巽下
乾上

婦一陰始生例至於壯巽長女也以一陰而遇
五陽直前當人不為回避故稱遇以弄其相離
又稱壯以弄其無禮也嗟夫復之震未嘗不壯
聖人惟恐其微弱而閉關以養之巽亦微陰也
便稱女壯而念禮以繫之聖人之情深矣

象曰婦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六只如初猶可言也長則大可畏矣憂其將來
故曰不可與長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萬物發育流動充滿謂之咸章此豈獨陽所為
天地不交遇則萬物不生成初雖一陰不可不
謂之地凡易稱中正如九五六二九二六五或
陰陽適均今五以陽居君位可不謂中正乎抑
止稱剛二以陽居臣位如何反謂之中正此理
之難通者不如以剛遇柔為中正猶近初雖非

中正然與九五合遇不可不謂之中正矣天地
相遇四句對言天地相遇萬物之五行也剛遇
中正聖人之感章也二五相婚最無取義
婚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婚而后以施命誥四方

初六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乾為金巽為木柅以止車以金為之可謂繫之
固矣為所繫者貞固不前則吉矣若有攸往必
見凶吝戒初六也豕未必蹢躅然性陰躁一經
繫繫羸豕不免心心念念常在蹢躅生且且陽也

象曰繫於金柅柔道牽也

九二包有魚無咎不利賓

初與四為正應有賓主之義二以陽剛逼近於
初初陰物其象魚二就而包之專為已有夫切
近之物不為遠取何咎之有然物既專於已利
不及於人近於不義夫子象之曰義不及賓言
義不當及於賓也義公天下之利聖人無所不
公然利所當得不害其為專一介不與不害其
為義聖人蓋喜二之能包魚也

九三臀無膚其行次且厲無大咎

三與初爲巽則初其臀也初爲二所包則臀無膚矣三與上九爲正應上九亢而不相顧故進不得前又不甘讓故其行次且不能無進心故厲不敢起爭端故無大咎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牽引也挽之使前也言無決裂前進之意

九四包無魚起凶象曰無魚之凶遠民也

初本四之魚而爲二所得欲包而無所有如桀紂不能自保其民而爲湯武所得也曰遠民非民遠君自遠之耳安得不凶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瓜甘物也有章美之意以杞包瓜含章也杞高木也九五君位也初以一陰居下獨抱章美之德原無望於君之下也而杞乃下而包之含其章美是天道下濟人君下賢之象賢者出於望外如有隕自天之象在初固爲奇遇如版築磻溪之爲臣在五則爲聖主如高宗文王之爲君所謂剛遇中正天下文行也九五含章中正也其義一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合命也

舍如房舍之舍身所居也詩之舍命不渝以
理言易之舍命以數言君子以舍者理之在我
者也至於命則數之在天者也天之氣數非我
敢必安得舍之今之輩非望之福如已物然皆
舍命者也曰志不舍命言有墮自天非初之所
敢志者也

九姤其角吝無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地氣上升不至於九天之上不止天氣下降不
至於九地之下不止如有上交之意而上九亢
陽如角之向上無下之功之心是謂天地不遇居

上面驕負勢自賢最可羞吝然無求於人而放
然自守何咎之有然而窮者何也居至高之位
既無九五之下賢又似九四之遠民才然無與
何窮如之

姤之道求而後相遇相遇而後相合二之包魚專
合也三之次且姤合也四之無魚夫合也五之
包瓜善合也上之姤角不求合也

繫辭

一陰一陽不二不雜純粹以精此天地之道也降生
於人而人即承繼此純粹不雜於氣稟之陰陽是之

謂善既得此善而凝成此純粹之理是之謂性此君子之道也孟子言性善也此仁者得偏陽東方生長之氣只謂仁爲道智者得偏陰北方靈明之氣只謂智爲道百紅得一陰五以一陽五陰二陰四陽四陰二陽雜揉之氣多故曰而不知以不知者爲道而君子之道鮮矣

顯諸仁藏諸用諸衆也仁者果穀中之生機顯諸仁造化之出機也一氣靈而爲春爲夏衆仁盡顯設矣用者萬物發散之成功藏諸用造化之入機也一氣吸而爲秋爲冬衆用盡藏矣本義謂仁謂造化之

功用謂機緘之妙誤也仁謂造化之功猶可言也用謂機緘之妙如何說且夫

生生之謂易富有日新盛德大業所謂生也有生者有生者生生之體極正紐萬端變化不窮是之謂易下面陰陽不測之謂神正應生生一旬

乾惟靜專故動直坤惟靜翕故動闢

天地設位體也易行乎其中用也聖人之崇效聖人之道義也而真體中涵實由成性存存以爲道義之門乎

憧憧朋從衆人浮泛之思岐雜之慮也不可有思曰

五倫類集
三
睿慎思之九思再思君子窮理之思也不可無然至
理本在同歸一致之中而求之殊途百慮之內不勝
其勞必須清靜其心到那何思何慮之地然後凝神
於精義入神窮神知化之天此乃聖思之極功若衆
人以昏散一無所思之心慮萬感紛沓之事聽其自
然胡醉亂應不須如之何如之何此與禪家任心卽
是動念便乖何異談道者不可不辨

鹽法議

代歸德太守

會看得河東商人高世彥等告稱商困已極法欲仍
舊此誠迫切至情委宜倍加優恤其所奏與山東商
人王邦太等逐款相駁各據一說職等姑不與辨所
有原議開歸改屬一節設有利於民而病於商或通
於此而滯於彼自非良法豈宜輕變職等竊熟議之
開歸二府改屬山東無損於河東之商者一有便於
河東之商者二而世彥未之思也河東鹽課見額六
十一萬引開歸二府食鹽十一萬引耳一府既改則
十一萬引卽隨所改地方與河東分毫無累豈有地

去一畝存之理是開歸之改無損於河東之商一也舊
引壓墊數多原因解池生鹽數少今開歸固未改也
而商人負累愈重杖斃自盡者已十餘年豈一府改
屬之罪哉蓋世彥之苦苦於納銀久而鹽不得支非
苦於積鹽多而無處可賣是開歸之改無損於河東
之商二也今有餓貧者日施粥一石待食常千人由
是枵腹而斃者十九明日待食者百人則飽歌而棄
餘矣解池鹽不及運河者謂也世彥等困於枵腹久
矣若割十一萬引於山東則解池寬十一萬之額矣
卽解池如常世彥可寬十一萬之額納鹽鹽化偶盛

世彥可償數十年之積負是開歸之改有益於河東
之商一也解鹽本甘以其澆晒也故苦以其苦也故
不行不行則商人坐困若改十二萬引於山東長廬
則解池不必澆晒而自足既不澆晒則積賦不雜而
自甘鹽是有不及於舊商者乎鹽甘有不售者乎是
開歸之改有益於河東之商二也壓墊窮於鹽之不
足商不報中窮於壓墊之冬且入小客超支窮於舊
商之不報中額減則可以罷超支之法鹽多則可以
懸舊商之困遲以歲月則壓墊盡完而商人爭報今
日之解池固舊商百年之全利也是開歸之改有益
於河東之商三也

於河東之商二也且王邦大河東人也棄桑梓之近
鹽圖山東之遠利其情固可知已世彥政之特以鄉
曲之體當有一言豈直昧於利害得失之計哉再照
有一隅之變通有四海之大較所據高世彥奏稱河
東三弊謂商資盡而無商鹽池壞而無鹽鹽味變而
無用此豈一時整頓之方所能據哉今天下私販鹽
徒可多言而幾倍天下所食私鹽可多言鹽幾倍此
何故哉解鹽苦於私行者課多而鹽少價重而鹽惡
也兩淮山東長蘆私販盛行者課少而鹽多價輕而
鹽美也強民以河東之私鹽使價貴而不善則不足

者病禁兩淮長蘆山東之甘鹽使價賤而不售則有
餘者亦病今產鹽之地孰非王土私販之徒孰非王
民使通融一處則私食皆官鹽而私販皆官商矣豈
獨河東積賈當一調停哉開歸應改事理甚明緣係
乞定鹽法以活商命事理職等未敢擅便

福府莊田議

按國初分封二十四 親藩賜田多寡不等未有至
萬頃者他不可知只如在河南者周趙伊嶽鄭唐崇
潞一藩有至四萬者乎有之是八府該田三十二萬
頃分河南之半矣自太祖以來累建親王六十餘府

該田二百四十萬頃分天下之半矣其數可查而知也 福王之求不得不多情也 皇上之批不得不查體也所批查者廢府及相應地云爾未嘗 嚴旨切責不論官民田土務足其數不許抗違也今必欲括足四萬畝 禮宗分封之制其不可一也 仁壽 濟寧未與三宮地六十二處止一萬六千一十五頃四十七畝零而一 藩多至四萬不惟無以作法而一 藩之地幾倍 皇宮恐非尊卑之禮其不可二也查得我朝 詔令有云今後額辦錢糧地土不許王府奏討且天下地土自萬曆六年丈量之後沿近履畝

皆辦錢糧安有頃畝閑田不在官不在民而爲無糧白地者乎昔 聖皇帝止有景王一弟今上止有潞王一弟雖如漢文帝之於梁王無所不可 聖天子則百斯男 皇太子其薨不億今福府一藩求田四萬仍要膏腴土地仍不從潞府四萬銀例而求十二萬銀 瑞藩而下誰不援例而請裁之無辭與之無處若復如此搜括三十年後民田皆變爲王莊矣其不可者三也查得河南官民田地共七十四萬一千五百七十九頃五十一畝零該納夏麥六十萬九千四百石秋米一百七十六萬九千三百四十

一五零緡一萬七千二百二十六疋馬草二百二十
八萬八千七百五十四束零此皆 皇上惟正之供
分毫不可缺而百官之俸百姓之差不可也 英廟
分封崇王因無闕地揮廠撥給民地若干除諸夏麥
一千七百三十一石五斗八升二合零秋米五千九
百四十四斗九升二合零馬草七千二百一十六束
零絲九百三十九兩零九錢三分皆割 朝廷之正
糧除小民之重累且樹無兩重之皮民無兩屬之身
如割正供則國不堪損加一倍則民不聊生此誠社
稷之憂也其不可四也且寺廟香火地土尚禁王府

侵奪况學社之田變價甚為盛世之羞虧損

聖主之德又十頃以下不成莊田而零星沒落何以
揮廠倘以執奏豈惟地方之福是亦當事者之體

功臣及節婦祠議

坤開理順情安公論始定報功崇德風化所關竊嘗
遠稽前代近觀時事如唐功臣劉昌張巡高彥溫王
補羅曲環福長器者當勅寇之方張奮我師於久困
後節陳祀通守寧陵孤城百戰已三版之將沉群盜
重圍竟一霄而遁去昔云安堵伊誰之功今有遺黎
誰公所賜近者庭忠一廟惟祀劉昌而張曲諸公未

家報錄此千年之缺典而一邑之其惜者也今欲與
名宦祠廟則不便者四地蓋不可以棄尊一也客籍
不可以例守土之臣一也爵尊世遠而與金元邑令
並列則不合祀體三也禮邑令東西向則不循廟名
四也若擬改創一祠恐于工方未易備辦合無將諸
忠廟共祀六公庶協忠並力昔同忠難于久存之謂
而接席連冠今其追隨於構組之際似于神人俱為
穩便此則祀典之人所當首議者也外如雙烈一祠
雖為雙烈而姓然自雙烈之後開風而興起者如張
曹妻輩又五人焉風貞節先後相望則五人者皆首

雙烈所樂與者也祇緣貧賤遂致沉淪苟褒崇之位
未得均沾則激勸之心將成消沮今擬去一雙字止
題曰烈婦祠而以五氏稱名或以齒焉亦於風化所
關不細

考察要語

萬曆甲戌余筮晉之襄垣又明年講大同四年之編
幾經監司臺察考察官吏知縣以上面打一第正皆
屬邑一通而過州同以下跪謁屬邑一通而過後為
司道齊晉秦晉間在在皆然不知何人創為此格遂
為四海同然之法百世不刊之典蓋朝覲之大察也

五花存册臺省之訪在寧過堂念大籌資以定去存
意不在躑躅耳撫按行部屬爰諏咨覲吏治淑慝詢
民謂疾苦而一躬而遷轉相商不提於此矣而特立
花之考語若金石五花方面又信查盤官若善蔡查
盤又以積年皂快為腹心皂快又以神效富請為耳
目打成惡怨之詞豈為微悉之冊以待遷家檢問之
人其條件極詳其重罪無細結納買馬者皆備良奉
法持正者皆不肯下而衙門關閣含冤破產者無不
矣夫兩院以察為職而舉劾疏中輒稱請得彼惡請
禁訪其益錄也余書以驗封養病還京也所過府州

縣不問官之賢否凡門皂轎夫馬夫燈夫及聖老之
類逐行泛問汝等工食若干果否得支何差累苦何
役安閑差糧每畝若干果否完欠排年收頭果否負
累地方有無盜賊保甲有無負累鄉約有無舉行有
無客商舖席貨物貴賤斛斗秤尺各買賣有無賄累
人民好告狀否監倉人犯多少間雜以聞談不念之
事冷相搜求不必問官而官之賢否在我胸中矣曾
見一同年至公館問門子縣官何如門子極口稱讚
余笑曰兄亦有此問耶雖讎口至此不得以譽言
對彼智巧有司已授語此兒以待問即不然此兒不

懼禍而敢以實對乎在晉陽日將各府州縣文武官
分爲幾薄視郡邑之大小事之煩簡道路之衝僻空
張數之多寡多者十餘張少亦不減三二張佐武驛
逆巡司各一張此薄出入自隨每投文放告日掌文
書上號應考官俱在二門點名放進左右吏書并逐
將投文告狀之人逐一詳問城池是磚是土有無塌
塌壞損如何修理方不勞費門禁如何關防盤詰曾
獲奸細盜賊地上基里荒閑因甚荒閑何法開墾人
民因甚逃流何法招撫某處有水可開灌田某處有
新路可塞有無高田下窪宜種何物有無保甲保甲

何以挨查收稱有無盜賊盜賊何法一緝捕驛遞果否
負累何以得安厥舍果否堅固監禁果否嚴實鄉約
果否常行約正副有無害人地糧果否偏累均徭多
少不均有無稱便係正副巡徧應否當設有無害人
里甲果否賠錢行戶有無虧欠一牌多少告狀道府
批詞多少有無孝子義民悖逆子孫風俗尙奢尙儉
尙讓尙爭斛斗秤尺是否均平各行那便宜那吃虧
地方有無賭博扛幫刁告設計騙人各府州縣衛所
有可問者無事不問有不實說者重責不准狀其說
者加異者另爲記錄至考察之日各官俱在二門

之外先喚州縣佐貳首領照常過堂看其年貌聲容
精神器度有功過者而為處分其學印正官舉身喚
進先令自陳本任應興幾事如何與應興章幾事如何
革陳完本院對簿將言之所未及者逐一細與商確
如有未悉立限容回衙門日逐一看驗明白細與士
民計義另詳回報以候批行當尊嚴之地倉卒之時
其器度安閑應對明敏者不止覘其器識其地方之
留心與否才識之幹濟與否精神之疎密力量之強
弱無不了然於堂廡之間通完將名堂印官坐之後
堂一會講說詞訟催科安民彈盜立身行己安良禁

暴戾彙學校教化風俗之術務俾各有所得而後已
愚嘗味上官之於下吏與其密偵借聽得其短而劾
之誰若詳與講求開其蒙而教之與其養貪暴忍鬪
尊待其復命而察之孰若再三訓誨待其不改而後
棄之况彼來此去繼繼者未必皆賢而送舊迎新地方
多少繁費為人上者不獨當為本官計尤當為蒼生
一慮念也至於訪察一事不必禁革撫院先下嚴行
將窩訪通家盡數犁問追贓遣配蓋此積奸不肖官
之所畏而交結賢官之所畏而遠避者也在在皆有
不肯發覺倘有司不自發覺被別處發覺者本州縣

官以不肖論地方果有大奸巨惡人不敢告者有司
擇其能幹謹密公平正大之人不拘省祭史民須有
身家自愛重者托以腹心止訪本處及本官得失吞
舟漏網者別處發覺元重治以罪誣善爲惡者上司密
虛亦治以罪某人誣某人本官必知其人不驗者連
坐若訪者匿名其誰不得而好也

雜文類

乞人對

一丐子嘗且謔有哀之者曰苦矣不如予之樂也一
人附耳而告之十呼乃聞對曰苦矣夫不如予之樂

也子有耳目則於聲色得則縱欲而亡不得則圖計
而竹遇人怒目詈罵激則成一朝之忿忍則成鬱結
之疾即使賢人君子懲忿窒欲猶且省察克治苦心
極力我無是也哉與子孰苦天下之卑莫如丐人舉
世不屑我以處身丐人之身天下所憐乞衣得糲乞
食得餐人不予然予不人嫌不帛不肉不饑不寒予
有聰明不藏其用互不相下世爲子病所得不多於
子而百體彌年勤動予與子孰樂嗟嗟吾笑子之有
耳目爲身累也夫處身於舉世不爭之地忘情於舉
世共爭之事然則丐子者吾師也耳目其累我哉吾

不復悲馬子矣

盜對

強恕子不知何許人紹聖中爲陽郡守陽界管宋詒
毫間故多盜強恕子善捕善鞠詰獲者往往坐死一
日執劫殺者於荏蒲中獄既具械以白監守盜蒲伏
庭下不肯行守曰寃乎曰無寃望矜疑乎曰疑固
不疑矜則尚有議也敢問死刑猶有加乎曰刑五死
爲極有磔於市有族慘則慘也均死則無以加死矣
曰死有加也盜當死死無以加也何以刑大於盜者
以大於盜者與盜同死惟明公辨焉守愕然曰汝不

辭盜而辭盜亦有說乎曰有再問再無言守曰有言
則免對曰小人不知死所自謂可矜者八自小人之
爲盜也亦吾徒與刃者二五人焉是讎予者是與予
勇命者未嘗逞淫怒殺無辜其可矜者一也予不一
刃盜盜富貴者又取其細軟貴重物僅百一十一耳
其守馬器用舍原田宅故無恙未至顧人資漁奪徧
闔闢其可矜二也始予爲饑寒所驅盜亦死不盜亦
死設乘堅策肥何肯喪廉隅至是良夜爲羞其可矜
三也予他日未嘗問學故交理義心至是設誦法孔
子列之上林當不有今日其可矜四也盜之曰獲無

受其均我同行未嘗一介私囊察其可於五也盜辱
吾也人以盜名我亦以盜名各不敢理昏夜之行
無人於白其可於六也幸者一矢飽不幸斷首就
上刑不能保妻子全軀前敢激天幸冀榮利以終身
謀疎易敗前路無多其可於七也無黨可恃無方可
藉訊則實訊辭辱交之援服馬即服無善辨之口其
可於八也仁者留一綫以生八小人又多乎談能勇
公造命守泚然汗背曰吾爲汝請滅城且可龜龜曰
見觀察使云云觀察使曰以杖可也言之刑大大刑
大夫釋之君子曰辭之不口已也盜有言不死或曰

是點盜也得以言免彼無能口與不敢言者其可賞
也夫

禪問

讀禪之夜夢大士二來造余講無生學一士問予曰
心性如何予曰何者爲心性形氣如何予曰何者爲
形氣四大如何予曰何者爲四大無如何予曰何
者爲大無予因問不問者曰於汝如何答曰我無如
何予曰此卽是佛又問問者曰於汝如何答曰無如
我何予曰此卽是障因作偈曰我生前誰我生我生
後我誰生我生生我無生是曰真空雷霆無聲日月

無色珠不走盤如鏡石是曰真寂知空守寂是曰真
辨緣寂得空是曰上乘於空寂中照滿六合是曰真
覺

罪顯文

易之顯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余不
節不慎久矣則顯之罪也作罪顯文

口汝來汝罪當誅矣亡子者汝也夫古之庖犧而食
也無火化時也今百穀彌野而六畜是甘淡薄可充
而極味是足設盈汝欲而不病吾身與德也即子癡
不至視汝薄於萬物矣顧此蔬食與吾腹官而汝厭
苦之得不得下咽乃麗日甘者厚者辛者酸者濕而
熱者芳烈而膠固者入吾腹輒病甚者殺子汝耽耽

注注垂涎而引手焉大嚼獵取不厭不止其席於長
者則鄙予饕餮焉走臧獲終日供侍曾不得餘泊嘗
焉則謂予專欲大可羞矣等予身則德為重等身與
汝則身為重乃喪予德與身而惟汝之徇予豈以汝
徑寸者而棄此六尺之軀五常之性哉貪得不檢汝
當誅一也夫嗜啞者不死令汝無言詎能使予壅闕
以歛哉汝無所知識而嘵嘵若吠有所忌諱而惛惛
不避人厭聽而汝煩人不問而汝對時或譏誦時或
怒詈或舛錯可笑或欺誕取罪或戲謔而為莊士所
賤或俚俗而為雅者所棄或反誣其本心或輕洩其

所秘或謾言而近佞或直言而忤世悖理招尤怨情
遠矣嗚呼時當抗節則默以求生有死不爲時可括
囊則以言博福君子所愧是故九默一語語當其會
無一言而於世道不關乃君子之所貴不是之圖而
蕪秀雜出汝當誅二也夫呼吸飲食非汝不生召疾
與皮非汝不死恐子歟汝不能獨生也汝何利焉念
汝與予終始情不忍即置於理姑貴汝而與之盟盟
曰惡食少食時言寡言所不速改而深懲予絕汝以
三緘

市隱軒記

呂叔簡曰隱有三托迹山林神朝市斗室無一塵
之到方寸爲九達之衝是曰隱市匿景林皐灰心蒲
坐耳聞萬籟之聲目反二靈之府是曰隱隱混跡五
湖之場逃名六合之外人不夷而不惠心獨往而獨
來是曰市隱不市不可以涉世不隱不可以成身彼
牽犢穎濱千古不知名姓者絕世離群羊裘江灑一
朝托重帝王者身退名高隱隱乎隱市乎茲二人者
余不敢知若余邑神君者可謂市隱矣君少業儒術
耽情經史中年逃儒而隱於農曰仕以行志也古之
所謂志者不可行今之所仕者不可志吾何以青衿

爲哉我竭力耕田事吾父母若兄訓吾子弟而已暇
日則研究軒岐學務會其旨往來闡闡弗避婚喪
燕飲之席弗避病家求已病弗避由由與與猶夫市
之人也門扉日敞追逐塵氛其誰不然而謂之隱適
其寄想黃虞傷心叔季味理道之言忘情芻豢親賢
善之士可敝衣裙一種靈詮不染俗韻清其心混其
迹實其觸滓其質懷玉被褐知自守幽人皆謂君爲
市之人也此君之所以爲隱也設有知君爲市隱者
則非市隱矣昔東方曼倩避世金馬門君子惜其類
非嗟嗟曼倩固欲入謂我類也彼甘八遂憂世樂天

之志逃端人雜士之名汲長孺之所拊膺嘔血齋志
淮陽者彼獨調笑而得之武帝隱寧妙於是乎故大
隱隱朝市曼倩蓋朝隱人也而祁君近之余晚簪十
餘年矣早身市井問不下櫪却掃又翹翹然疾首粉
輪爲當事者分憂得無市市也乎祁君必且笑之而
余則愛祁君也作市隱朝記祁君名勉學號虛吾寧
陵詩禮世族云

書厨記

余自小爲舉子業舉子業者自四書外治一經次則
通鑑性理次則近世士大夫所纂論策空籍次則初

場時義少暇則旁涉四經及左傳國語及遷國史記
漢書大較纔數百卷幾經坐席或再三更而背護紙
角曲局兩端斲斲手澤漬漬然幾徧矣又舍敵或泥
於兩或盡余力不能恤也然甚憐之隆慶壬申余作
書厨一飾以丹漆藏舊業也乃余既登第無用諸生
時誦讀矣遂置子集詩賦文選百家諸書幾萬卷又
書萬善趨利字真紙壁差如玉美者細帙屬繩令人
不沐手不忍觸也亦又甚憐之貯一厨焉時謂鑿一
諦玩則灑然而喜視少所讀者敵味可憎剌刺不堪
其貯尋以繩約之而貯諸梁上塵沒指鼠徑來穴其中

或嚙其字斷爛不可以讀余情不復省記矣萬曆癸
酉夏繕閣於書舍倦乃隱几曲肱焉有敵衣書生誦
余曰識某不識某 余曰不識也生滋然曰予子之
昔劇焦萃也子成名惟予今富貴相忘矣賦晨風而
去余覺而嘆曰此書群也謂我寡慰乃次其卷帙置
之書厨第一架使萬卷者下之

署中鼠

萬曆壬午余在天宮選署署故多鼠室有人則處穴
壁間或潛行承塵上尾足躡躡有聲或斲屋角紙如
裂衝散為門輒相率縱橫出嚙簿書拾果實核盜藥

塵處徧行跡。聞履聲便引去。語云：貓依主，鼠畏人，固常理也。正月己卯，余直宿署中，既盥櫛而坐，日在簷端矣。一巨鼠循窻而下，初熟視，余余屏息如泥。壑亦熟視之，頃稍帶緣几上，飲餘墨，視中水，登書帙，盤旋逼余，直少許，又向余，伸其喙者再，三下几，穿書厨中，尋躡榻入幃，而去。委蛇兩徐，一無恐怖，余愕然以告守舍，守舍曰：毒以蝮，毒富無敢者，余思霍氏之數也。第中鼠觸人以尾，畫地效小物耳，見三歲兒，惴惴不敢出，今西顧若無人，何刀相忽如是，余具不祥也。夫邪余性慈，不喜殺鼠也，符愛而御玩之，殆忘機者與。

以爲匹也，則靈爽已奪，氣不足，懾人不見，可畏耳。鼠何知果馴擾依依，則鼠謂我仁也。我安忍毒之，元亮有言：入鳥不駭，雜獸斯群。余三復而愛之，若之何，欲鼠畏余也。哉，或曰：春鼠癡病，鼠渴黠，鼠足疾而膽雄，不畏捕，捕亦不得，皆無所爲云。

大力譜

大力者，世系出防風氏。防風故材勇，而橫會稽之後，諸子迺姓名民間，遂爲大力氏。兄弟及兄弟之子，若孫凡十有七人。曰驚龍，善怒，詈忿不顧其身。曰鶉，午燥，急煩，碎曰凌虛，豪悍喜上人。曰蒼鷹，好侮，奪陵犯。

日翼虎賊殺殘忍日季虺陰狠多邪謀日何忌放縱
不檢日鳴鷓毒口斥訐人造言賈禍日喬薪尊大耻
謙抑日撞壁直前勁進不問可否日鬱將悻悻多怨
尤忍不能制日霜秋涼德不仁慈負義日芒偏愎自
聖日難足不安義分與命數忤日敗類嫉賢始能好
毀人成事日大褻濟惡幸災日癡蒙蹈險乘危死而
不懼日湍磯福狹稜稜一物不容

呂叔簡曰往人謂大力之力古今莫與儔余不信間
以身犯之既殫竭無餘勇矣不能當其萬一語云卵
擊石蚊負山其何能有濟祇自摧耳余惴惴以爲憂

迺降心抑氣以柔道馴之其黨相與媿曰我等小人
不可犯長者皆爲執鞭云

多情譜

多情不知何許人姊妹凡二十有四曰萬金喜嗜富
曰秦奴喜夸大驕奢曰親卿視貴達人如骨肉曰嬌
懶嗜安佚百爲荒怠曰朱粉好名善飾詐曰春蝶嗜
宴遊曰猩紅嗜酒及珍羞之味曰欣欣好樂曰芳艷
嗜紛華綺麗曰幽蘭嗜奇僻詭異之物曰金鶯多言
有辯口譁張無實曰愛絃喜諛佞人曰翔風好動喜
事曰香玉喜媵日懷珎善積而慳吝曰輕柔浮薄淺
去爲齋文集 卷之七

露不莊雅無骨力曰憐憐仁慈不斷割曰盼仙窺偵
多機智善鑽營曰行露污濁不自愛寡廉喪耻曰留
春一有沾着便戀戀不能舍曰飛絮身不由己狗人
畏人曰狐姬多二三心喜苟合曰東墻與人界爾我
毫髮分明曰朝華嬌脆有童心不老成
呂叔簡曰多情家諸女無一可者也顧善要結余柴
扉常晝掩稍不事鍵鑰則造余致勤懇或次第來或
三五偕來來輒依依坐人懷不去予不忍麾之稍示
決絕心事泣涕如離慈母其侍兒小婢亦婉轉可人
大輒余哉或曰以淡接之久則不復至果然

賤書

六籍載道之器也天神地祇在焉萬靈百宰在焉千
古聖賢在焉君師祖宗父母在焉尊天地神聖賢
君親師則尊書尊書則裝演而繕修之整齊之架閣
之淨潔之次第之珍藏而保護之自有一念不敢苟
之真心重此萬分不敢棄之神明今也緇帙錦函牙
籤犀軸不以鍵鑰切身實用手所點校批註者不以
收藏有蠹之床頭蠶之坐橈者有向無題識或破碎
無蓋敲者有拳角斷邊垢膩污濁字不可辨者有半
在南積半在北箱半在家半在友人几案者有宋元

善本千卷百册爲部而半尊憲半履範半在歸人之
筐篋者經天緯地之物而慢棄若此不知士所寶重
者何物哉冠博帶之飾而踐踏若此不知書所托賴
者何人語曰吾嘗願備簡牘於此物足珍生所藉也
無論此心此理有所未安下之爲不肯之論茲所請
讀者非爾富貴利達之氣惑乎士也無天道矣夫佛
經道意該以衣所不得之綾綺縠以鳥鼠所不到之
簡笥笥滿讀則帶手焚香誦吟莊誦如對仙佛而終
身所得不過僧道十致位公卿下萬緡黃而履書若
此是仙佛負僧道而士負聖賢士也無人道矣吾不

敢及他人兒曹戒之

賤警

宜天地之氣通鬼神之情召萬物之和者莫神於樂
而古人必以警聵爲之何也蓋人之聰明在耳目而
精神之流通專於此必疎於彼一心之精明若其
九目有所注則耳之聽必聰聵之人並目之明於
耳者也又無目以分其聰則心精專而其聽必審聽
審則心必靈心靈則音必熟熟則樂必感通自
上古以來皆尊禮而崇重之莫尊於師弟子所側席
而受業者莫尊於太師少師晉之師曠魯之太師寧

少師陽皆是人也非賤也朝廷用之曰鼙鼓逢逢蒙
覆奏公宗廟用之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皆是人也
非賤也至今猶稱先生亦師之遺意也但後世宗廟
朝廷不用此輩遂無審音知樂如消如曠者其人而
無目之人類皆貧賤流爲乞丐沿富貴家以走衣食
人亦賤之或衝突於車馬或顛仆於溝渠而人不一
引手一傳聲者甚至僕隸下人得而誣誣之高之者
茲歌偕唱人亦用以樂賓饗耳猶足自存嗟大帝王
之政仁先錄寡孤獨予謂疲聾殘疾殆凡甚焉所謂
年年饑饉一生地獄者人之無告此爲第一不可視

爲棄物熟視聽之若無視聞也肯一收養所費幾何
况收養孤老有律獨不一講求之乎予在山東頗亦
行之各郡邑各收其瞽目殘肢亦不多人今亦廢而
不舉矣夫人之有貴賤者時也而天理無古今人之
有生死者命也而我心無生死孔子之於師冕何其
殷切何其惻怛其矜不成人若此所謂爲天地立心
者讀書至此最好養仁擴而克之萬物一體而嚮然
罔覺毫不動念豈其人無惻隱之心耶又安望其施
于有政乎又何怪于挺誦之者予爲此作以俟仁者
讀之

迴車岩

在丈人峯西數十步遊黃花洞發是處也洞路艱危余題此以告來者

黃花洞在日觀峯後十五里土人云元君修真故地也其洞高可拂冠廣不能容一几石隙滴水狀如雨
簷可供十人之炊洞前廣數丈上有神宇兩楹茅屋
幾蓋三二老尼居之傍洞諸崖新松環翠幾千株稍
稱奇此外無奇矣自丈人峰東下峻陵五六里猶可
車至亂石溝獨足盤則懸崖迫窄大石嶒嶸足令王
陽動色隆慶間有墜車傷數人者車中人僅以救免
且此地無宿無食煙火纔通下哺往便不能返偶值
雨雪驕從皆縮頸膾谷間貧卒無完衣有凍餒死者

此兩君余不欲道山人自能道之昔王麟洲公歷覽
岱宗名巖都徧獨此洞足不及焉歸而為恨為我寄
聲麟洲老無足恨也

畫鷄贊

為雷侍御慕菴題

鷄異鳥也異木生於丑旺於寅鷄啼丑寅蓋東方之
氣吹其籟以自鳴耳故其聲曰報曉官曰司晨萬象
待以呈形萬動因之作事者也夫鷄之失職者多矣
豐羽修尾高足支身踞然儔侶中而無聲線也奚取
於雄啼寅則五更矣晏也不能先眾為第一聲數啼
久啼繁也即先眾鳴以多取憎以爾能鳴悍然鬪爭

福也不實其長長乃為殃昏帝曰哭祭牝啼曰家索
妖也先事作際非位侵職嗚乎豈曰無聲皆非吾所
樂聞也贊曰爾為雄宜爾鳴爾於四更惟三五聲

真我贊

爾母縮胸爾母泪沒細看未染真胎是汝本來面目

漁隱閑翁樂事 凡三百代先君

閑翁氏曰余少時守 先人遺器數十其為瓦者百
無一存木之存者十一蓋瓦陶火所化其性燥木樸
質安靜故耳其最久而不敗者吾奉 先人之香案
其木厚其工之攻也堅雖所擊則然而保愛之功不

